

基于竞合理论的儿童哲学实践： 必要与可能

◆高振宇

摘要：竞争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它在童年阶段便普遍存在，竞争须具备相互排斥关系、以成绩为导向、基于标准或规则、有吸引力目标等特征，它对儿童的发展有利有弊。因为竞争与儿童哲学的关系密切，从而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并逐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或观点。“不可调和论”认为儿童哲学是合作的教育事业，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且竞争容易导致思想的同质化、产生对抗性言行，并存在隐蔽的性别歧视及压迫，因此反对将竞争引入到儿童哲学体系之中。“可兼容论”者则认为竞争与合作在本质上是可共存的，实现哲学的进步需要以竞争为路径，且竞争可以促进儿童多元思考能力的发展，它也可以是友好的。本文则主张在竞合理论的框架下重构儿童哲学的实践，建议教育者设立共享共同共赢的目标体系、营造支持自主和反馈信息丰裕有效的竞合环境，以及组建相互关心与理解的亲密竞合伙伴关系。

关键词：儿童哲学；竞争；合作；竞合；伙伴关系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3.08.011

一、竞合理论的由来与核心主张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竞争与合作是可以同时存在于企业或其他组织之间的。美国耶鲁管理学院勃兰登堡(Adam Brandenburger)和哈佛商学院纳尔波夫(Barry Nalebuff)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并提出了竞合(coopetition)概念及其理论，后来逐渐应用到经济、政治、教育、法律等多个学科领域，并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过去，企业或其他组织之间的竞争只被视为是一种“零和游戏”，胜利者将拥有全部，而失败者将空手而归，竞合理论的提出者则主张“非零和博弈”或“变和博弈”，认为组织之间不仅具有竞争或合作的关系，且是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与其他组织进行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行为，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形成互补与相互依靠的关系，共同承担相关风险，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1]但竞合并非合作与竞争的简单相加，

而是一种发挥竞争与合作双重作用的新型互动架构，它是以合作为导向的竞争(Collaborative competition)或竞争式合作(competitive collaboration)，而非相互破坏和排斥的竞争(destructive competition)。“竞合”概念提出的背后有四个基本依据：其一，合作在许多情况下就是竞争，特别是当合作团体中的各个成员都有各自清晰的战略目标，也了解伙伴的策略目标会影响自己所设目标之达成的时候；其二，完全的“和谐”并不是成功最重要的测量指标，因为偶尔的“冲突”是有助于各参与方之间进行基于共同利益而合作的；其三，合作是有限度的，必须明晰各方通过合作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以及哪些关键信息、能力与技术是不能透露给合作伙伴的，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其四，每个成员都可以向竞争者学习，成功的组织有能力从合作的“窗户”中看出竞争者的能力，并运用合作的力量，有系统地将新习得的知识与技能融入到自己的组织

高振宇/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杭州 311121)

之中。^[2]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竞合的类型或形态。依据参与组织或个体以及价值链的数量,可以将竞合分为四个类别:其一是“简单双元型竞合”,仅有两个组织或个体,围绕单一价值链进行互动;其二是“复杂双元型竞合”,同样是两个组织或个体,但横跨多重价值链进行互动;其三是参与方超过两个或两家,以单一价值链进行互动,可称为“简单网络型竞合”;最后则是“复杂网络型竞合”,多个参与方以多重价值链进行互动。^[3]如果儿童哲学的探究共同体视为一种竞合性的组织,那么它所构建的关系毫无疑问应当是一种复杂网络型竞合关系。根据竞争与合作两方面的程度,竞合还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合作主导型,共同体内部以合作成分居多;二是竞争为主型,共同体内部包含更多的竞争;三是对等型,合作与竞争同样重要并占据相似的比重。^[4]此外还可以将竞合区分为脉络型竞合与过程型竞合,前者将竞合视为一种背景脉络或情境,处在这个情境中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竞合关系,它关注参与者的行为如何在竞合的情境下受到影响并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关注同一个情境内部各参与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后者将竞合视为一个过程,它不是以组织或个体的角色为切入点,而是以具体的事件、任务或目标为判断的依据,竞争与合作可能同时存在于各方关系之中,只是根据具体事件、目标或任务的不同而有比例的多寡或差异。竞合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因应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角色转化、利益分配以及任务情境的变化等而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历程,对此不妨将竞合放在一个横轴上思考,两端分别是单一的合作与竞争,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各个层级则是整合竞争与合作不同比例的竞合关系。对于儿童哲学而言,我们也不妨将其内部儿童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横轴中间的某个点,至于具体在哪个位置上,则应视哲学活动的类型、彼此熟悉的程度、所要讨论的话题、能力差异的程度、年龄大小等多种情况而定。

竞合对各方参与者的意义重大,它有助于避免完全合作时由于网络内高度镶嵌或耦合而缺乏创新的局限,以及完全竞争时多败惧伤或僵持不下、忽视相互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使各方同时保有竞争与合作的优势,促进观念、知识与信息的流通,为关系内的各方带来更高更持久的利益与价值。但是竞合

关系的形成不能完全免除内部不同层面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主要是由于获得个人利益与创造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5]但这种紧张关系于竞合而言却是必要的,虽然可能会导致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并降低合作质量,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紧张,才会使各方更加努力地寻找可以超越彼此矛盾的方式,所以竞合理论的提出者主张运用管理的手段与策略来维持各方利益的平衡以使最大价值能得到妥善地发挥。如尼尔·瑞克曼(Neil Rackham)在对大量实例进行研究后便提出竞合成功的三大管理要素,即贡献、亲密和愿景,其中贡献是指建立竞合关系后能够创造的具体有效的成果,即能够增加的实际利益与价值;亲密则是指相互信任、资源共享以及建立有效的共同体,这在传统的竞争模式下是不存在的;而愿景则是要建立导向系统,它描绘了各方所要共同达到的目标和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激发各方的热情和创造性,是竞合的活力源泉。^[6]

二、童年阶段的竞争及利弊分析

竞争是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竞争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天性,它在童年阶段便普遍存在,不需要成人教导就能自然而然地发生,比如儿童为了获得父母的宠爱、引起老师或其他成人的关注、获得较高的学业排名等,都必然会与兄弟姐妹或其他小孩产生竞争。许多心理学实验研究也揭示出竞争是人类个体近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其中一个实验是让被试分别在三种不同条件下骑自行车,在第一种情况下被试单独骑自行车,其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5公里;第二种情况下让另一个人以跑步的方式跟随被试,此时被试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31公里;第三种情况下则是让另一个人同样骑自行车与被试并行,此时被试的平均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32.5公里。^[7]该实验表明,个体在有旁人的情况下可能会自发地产生竞争的意识与行为,通过更佳表现来给旁人留下更好的印象,尽管整个实验并没有要求被试参与任何竞争。另一个实验也揭示出当有素昧平生的人出现并也计算同样的题目时,被试就会被激发出竞争的意识,以更加积极、有效率的方式来解答数学问题。^[8]

1. 竞争的内涵与特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竞”和“争”起初是两个分

开的词汇,但两者的意义相似,因而在后来的表述中常常将两者并列、等同或组合在一起,如《广韵·耕韵》就认为“争,竞也”。“竞”在传统文化中是由两个竞字合并在一起呈现的,竞从甲骨文的字形上来看就如同一个人吹奏乐器,两个竞字放在一起则代表争相吹奏,看谁吹得更好,而金文则在字形上使竞字呈现为两个并列的“言”字,表示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无论是发言还是弹奏乐器,都有表达彼此一较高下之意。也有古代典籍和学者认为竞是角逐之意,如《说文·言部》指出“竞,逐也”,郭象在解读《庄子·齐物论》中所谓“有竞有争”时,认为“并逐曰竞”,并指出“物性昏愚,彼我封执,既而并逐胜负”,^[9]因此也可引申到今人所谓竞赛这个意义上来。而“争”在甲骨文中表达的则是两人用手争夺一个像弯曲的木棍一样的东西,彼此互不相让。也有古代学者认为争与辩有密切联系,表达相互辩驳、争相发言之意,如《正字通·爪部》就指出,“争,辩也”,郭象对“争”的注释也是“对辩是非”。^[10]由此可见,无论是竞还是争,都有彼此较量以取得优势地位或获取某物的含义。

如今,竞争已经成为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学科对竞争概念的界定略有不同,但也存在某些共性的特点。如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竞争就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概念,在达尔文看来,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的竞争是生物发生进化的主要原因,^[11]“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进化论核心思想的体现。因此所谓竞争,就是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同类或异类物种利用共同的资源,但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生物体的需求从而出现供求不平衡的状态时,物种之间所产生的抢夺资源的现象,其结果是少数几类物种或同类物种中的一部分因得到资源而实现生命的延续与进化,而其他物种或同类物种中的其他部分则因得不到资源而死亡、灭种或被迫迁移到其他环境之中。相比于其他物种的竞争,人类的竞争则具有智慧性、群体性、复杂性(竞争对象、方法和手段等的复杂性)、残酷性和道德性(受到道德约束和规范)等特征。在经济学领域,竞争的概念常被用来解释人们在社会结构与关系中自发且无意识地为了生活的维持而所做的努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则认为竞争是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角逐,凡是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都能获得的

某些经济利益时,就会产生竞争。^[12]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竞争就是处于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生存场域的企业,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而在生产要素市场空间抢夺稀缺资源,或在产品市场空间争夺市场占有率。^[13]教育学领域对竞争的定义虽然在主体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内涵却是相似的。如德里森(Yvette Drissen)就为竞争下过一个操作性定义,他认为某些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是具有竞争性,乃是由于其内在或外在的规则限定,学生个体或集体只能通过居于排名的顶端或成为获胜者,才能获得相互排斥的稀缺的某种奖励,并以“牺牲”失败者或排名底端的学生个体或团体为代价,而参与者在排名中的地位则取决于他们在活动中所取得的成绩。因此他认为竞争必须包含三个基本特点,即相互排斥性、成绩导向性和规则性。^[14]迪尔登(R.F. Dearden)也认为学生A和学生B若要处于竞争关系之中,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学生A和学生B必须都想要X,双方有共同想要达成的目标;其次,学生A对X的占有则意味着学生B失去了对X的占有,这种占有具有排他性;其三,学生A和B都应当努力获得对X的排他性占有,即便他们知道有一方必然会被排除在外,他们必须成为并保持竞争者的身份。^[15]

根据以上各个相关学科对竞争的诠释,可以将竞争的特性总结为以下几点:其一,有吸引力的目标。竞赛是具有明确目标的,这个目标既可以是外在的物质性的,如食物、水、空间等资源,金钱、奖品等实物,以及外显的荣誉性奖励如奖杯、奖状、证书等,也可以是内在的精神性奖励,如被人认可、地位提升、职称竞升、技能发展等。这些目标对于各方参与竞争的人都必须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才能促使各方都能拼尽全力参与进来,从而造成一定激烈的竞争程度。其二,互相排斥的关系。竞赛具有关系上的排他性,任何一方想要赢得竞争,都必须以牺牲他者为代价,才能获得稀缺的利益,也就是说竞争的最后必然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两个群体,且从本质上来看两大群体之间是一种零和关系,而非共赢关系。其三,以成绩为导向。每个参与竞争的个人或团体都会获得一定的成绩,除非他(她)主动弃赛,竞争参与者在排名中所处的位置就是基于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来决定的,而这些成绩的评判取决于参与

者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能力。在竞争中失败意味着对个人或团体所取得的成绩给出了相对消极的评价,表现为“技不如人”。其四,基于规则或标准。竞争参与者获得怎样的成绩,取决于裁判实际给出的评价,而一切评价都必然遵循一定的指标或标准。对于参赛者而言,这个标准就是竞争过程中时所应遵守的透明且清楚的共同规则。参赛者必须内化这些标准,按规则进行活动,展示出自己能力的最大值,如此才有可能赢得竞争。如果作弊或犯规,则会导致成绩下降甚至被取消竞争的资格。

2. 竞争的弊与利

竞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但对儿童的发展有利有弊,因此只有在妥善运用竞争策略、创设合理竞争环境的情况下,才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更为积极的意义。竞争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其一,竞争会转移参与者关注的焦点,强化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冲突,导致合作力和凝聚力下降,进而导致共同体的整体生长力或“生产力”下降。竞争会损害学习的过程,使儿童聚焦于打败对手、获得最终利益,采取最快速、最便捷、最有助于取胜的学习路径,而无心于集中精力进行自我改进,从长远来看只会产生更低水平的成就。^[16]竞争会使学生倾向于独立学习,并重复那些已经被证明能在短期内战胜对手的方法,竞争者会倾向于认为人都是同质的,其他人与自己是相似的,而由竞争所派生出的这种相似性,会对那些想要尝试新方法的个体产生阻碍,其结果必然是显著地降低个体和整个共同体的创造力水平。^[17]相比合作,参与竞争的各成员较难实现协调一致,较难听取和采纳相互之间的意见,彼此无法友好相处及频繁沟通,无法进行思想、资源与技能等的自由交流,^[18]更无法进行自我批判式的对话,这就导致误解时常发生,甚至有时会衍生为侵犯性的冲突。^[19]谢里夫及其同事面向11-12岁男孩的山洞实验就表明,决出胜负的竞争活动带来了男童之间激烈的冲突,伴随对其他组成员的歧视,即便在告知提倡宽容的情况下,内群体的讨论也仍会放大对冲突群体的厌恶。^[20]

其二,由于竞争的焦点在于战胜他人,因此竞争较易催生出一些为取胜而采取的不道德思想与行为。竞争会导致和强化社会比较,从而产生两个不

同层面的影响。一方面,失败者相比胜利者只能接触到较少的资源,这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些非正当行为来获取更多资源,从而来提升自己获胜的概率;这些失败者还可能会更加倾向于产生缺乏诚信的行为,^[21]增强产生不道德行为的动机。^[22]另一方面,竞争行为可以在胜利者之间形成一种成就感和优越地位,而为了维持这种稀缺的地位,他们可能也会做出某些不道德行为(比如作弊),甚至比失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23]有多个实验研究表明,在较强的竞争环境中,参与者更可能在随后的活动中采取不正当的方式来取胜,而伴随着竞争性的弱化或者活动本身更多指向于实现个人目标时,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则会有显著的降低。^[24]另外,竞争还会增强个体的自利倾向,在竞争者中间埋下勾心斗角、投机取巧、自我防御和相互戒备等消极心理,^[25]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感,从而不利于学生利他主义道德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其三,竞争可能会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在过度竞争的情况下。由于竞争中只有少数人能获胜,多数人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因此他们会对自己的能力提出质疑,或怀疑努力学习的程度,从而导致自我概念和自信心降低,产生诸如沮丧、忧伤、悲哀、焦虑、自卑、愤怒、嫉妒等一系列消极情绪,^[26]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水平,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精神障碍性疾病。由于在竞争中个体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用种种手段或方法来战胜对手,而不是采用何种方法来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促成整个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因此很容易扭曲个体的人格。竞争还会使儿童陷入到身心疲惫的异常状态,因为竞争会迫使儿童不得不过度甚至超前学习,如此来累积战胜他人的资本,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时常应付一些超越他们当前能力的学习难题,频繁陷入到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境地,进而显著降低自己的学习成就感。^[27]

但竞争也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或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竞争会显著提升儿童的学习兴趣,并激发学习者的内在潜能,实现自我超越与发展。鼓励竞争的实质就是有力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使整个学习过程充满活力。适度的竞争可以使各方都获得强大的推动力,获胜者可以继续前

行(正向激励),而失败者尤可奋起直追(逆向激励),因为只有锐意进取、努力拼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习过程之中,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28]竞争的胜利者可以发挥“扩散知识”与“抑制错误”的功能,他人可以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出胜利者取胜的方法,并藉由模仿来提升自我;也可通过分析自身发生错误的原因,来改善自我表现。^[29]通过与他人的竞争,学习者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明晰了自己的差距与前进的方向,从而能够更加客观地定位和评价自己,扬长避短,精益求精。^[30]因此真正有序的竞争必将有助于儿童建立自我完善的知识与能力体系,使每个参与者迅速提高自身学习水平,创造出更能解决学习难题的方法或策略。事实上,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个体一般都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更好的表现。^[31]

其次,团体之间的竞争尤能增强团体内部的凝聚力,提升个体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合作意识,从而显著提升团体的学习效能。一方面,为了不使自己拖整个团体的后腿,每个个体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另一方面,团体内部的学生之间也会互相协助与配合,最终会使整个团体的竞争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32]陈会昌则以足球比赛为例说明了竞争对团体之间竞争的意义,他指出一支足球队的整体实力,不仅取决于每个队员的个人技术水平,也取决于不同队员之间的技战术配合,而足球队之间的竞争对于这两者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33]在运动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透过竞争的方式确实更有助于增强团体的凝聚力,进而对提升团体的成绩发挥积极作用。^[34]

最后,竞争可以使儿童跨出舒适区,学会从比较和失败中学习成长,并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成人社会。有不少教育者想使儿童处于完全安全的境地,并免受失败的消极影响,从而反对竞争本身,如达米安·考克斯(Damian Cox)就坚决反对排名式的教育竞争,认为它违背了平等主义的教育理想,他指出在教育者只要有通过或不通过、合格或不合格的考试就可以了,没必要分出胜负优劣。^[35]但威尔森(J. Wilson)等学者则认为,竞争可以使儿童为未来社会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因为在成人社会中竞争是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着的,对于任何想要表现得更好的人来说,竞争是一种必要的机制,因为表现好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的相对的概念,必然意味着有些人表现不好,意味着要有一定的规则或标准。教师和家长不让儿童卷入到竞争之中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儿童适应未来社会而言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36]由竞争带来的失败其实并不可怕,尽管对儿童来说,遭遇失败的体验并不愉快,但儿童完全可以从失败中学到更多,并保持对自我的信念。健康的竞争并不只是让儿童为成功而喝彩,也同时是让他们意识到失败是学习之路上的常事,并养成坦然接受失败的心境,积蓄扭转败局的能力。

三、儿童哲学与竞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虽然竞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童年生活中难以剥离的一部分,但是关于竞争与儿童哲学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却并未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其根源在于从创始人以来大多数的儿童哲学研究者并不认为竞争是儿童哲学应当考虑的议题,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竞争排除在了儿童哲学的实践形态之外。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竞争性的哲学活动(如哲学奥林匹克竞赛、澳大利亚哲学马拉松竞赛、美国高中“伦理碗”竞赛等)开始涌现,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就席卷全球,这就激发研究者们开始重新思考竞争与儿童哲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或观点,以下我们将对这两派观点的主要理由作一梳理。

(一)儿童哲学与竞争的不可调和论

1. 儿童哲学是合作的教育事业

儿童哲学一贯以来倡导合作,无论其发展模式在国际范围内如何变化,基于合作精神而组建的探究共同体始终是其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合作性思维也被广泛认为是儿童哲学的四大思维目标之一。因此,在多数儿童哲学研究者眼中,儿童哲学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与竞争“水火不容”的。比如夏普(Ann M. Sharp)和斯宾列特(Laurence J. Splitter)早就指出,探究共同体提倡合作学习,这就意味着对儿童来说,最有价值的学习只会发生在合作性的同伴互动之中,而非发生在个人主义式的、竞争的环境之中。^[37]尤其对于新知识、新经验、新洞察、新视角的习得而言,合作是比竞争更为有效的路径,^[38]而儿童哲学的讨论过程中正需要有这些新的事物,才能确保整个探究活动有往前推

进的可能。在《教育中的思维》这本书中,李普曼也明确指出要使教育活动基于探究而展开,就需要将课堂转化为一个欢迎友谊与合作并将其视为对学习有积极贡献的共同体(即“哲学教室”),而在传统的强调竞争的教室氛围中,儿童哲学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竞争会使这种友好的学习环境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他认为竞争是与合作相对立的,在儿童哲学中毫无立足之地。^[39]毕竟哲学讨论的目的不是让儿童基于竞争的需要而参与到激烈论辩之中,而是引导他(她)们在合作的框架下相互对话,使每一位儿童的参与都能为整个集体的发展做出贡献;^[40]各种思维的能力(尤其是批判性思维)皆不能以竞争的方式教给儿童,而应视其为儿童与同伴共同成长的载体或跳板。^[41]儿童哲学总是避免使参与者产生在论辩中“战胜对手”的心理倾向,而希望儿童能意识到他人观点的重要性以及自身观点的局限性,^[42]因此主动、虚心地向他人学习、与他人合作,养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心态。

2. 儿童哲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

在一般意义上,儿童哲学被视为是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典型教育项目,这是由于在团体教学的过程中,儿童的思考及其思想确实占据着核心的地位,传统课堂中的教师权威形象则被替换为指导者的角色。然而完全以儿童为中心可能会导致讨论停留于表层观念或经验分享、观点散乱而不聚焦、不易进行思想升华等实践难题,容易使哲学对话找不到方向,也就无法发挥其教育性的作用。戈登(Clinton Golding)就指出,如果哲学不能使儿童在发展观念的意义上取得任何进步,使其对概念的理解更趋近于真理,那么哲学讨论将会沦为在认知上毫无意义的闲聊。^[43]因此,在加德纳(Susan Gardner)看来,儿童哲学既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也不是以儿童为中心,而是以真理为中心,真理是哲学教室不可缺少的元素,如果没有朝向真理的行动或进步,那么探究共同体内的讨论就仅仅是观点或话题不断跳跃的谈话,探究的教育价值将永远得不到体现,而参与者所要养成的一系列思维能力与习惯,也将无法真正实现。^[44]但是在哲学家看来,真理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概念,有的时候他们更愿意用“有把握的主张”、“可靠的陈述”或“可证实的描述”等来代替;真理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我们永远只能是在探寻它的路上,但

它就像天空中的北极星那样,对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探寻之路始终发挥着引领性的作用。^[45]由此可见,真理是不能成为竞争之对象或方向的,因为要成为竞争的对象,某物必须具有被人们竞相追求的魅力,必须具有可掌控性和鲜明的排他性,而真理虽然对所有作为哲学家的儿童都具有吸引力,但它无法为任何一方所捕获,同时它具有共享的性质,不排斥任何趋近它的人。^[46]实际上,儿童哲学就是要发挥共同体内每个成员的力量与智慧,通过相互之间的对话来帮助所有人寻找到更趋近真理的道路,从而推动整个共同体的思考与理解迈向新的阶梯,实现每个参与者的生长,而竞争看起来是与儿童哲学的这个理念或目标相矛盾的。

3. 竞争与思想的同质化

为了规范和保证竞争的自由、公平和充分,通常都需要制定一整套对所有竞争者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一般包括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习惯性规则,也包括由行业组织、协会或政府相关部门制定颁布的规章或法律文件。这些规则对竞争主体同时发挥着激励和约束的作用,其基本内容包括进入竞争场域的无差别和无歧视、公认的行业标准、规范竞争的公平与自由、反对不公平竞争行为、对违反竞争规则的惩罚等等。将竞争引入到儿童哲学的探究活动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要制定出一整套统一的模式化的评分标准,而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按照这样的模式进行比赛,如此才能计算出各自的实际成绩,并区分出真正的赢家和输家。但是哲学实践是否能像足球比赛那样设计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能真正衡量个人哲学思维水平与能力的评分标准却是值得商榷的。而且一旦形成某套标准,参赛者如要赢得比赛,就只能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进行日常的训练以及现场展示,这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以其他方式进行“哲学化”的机会与可能性。而事实上哲学及其实践模式从来不只有一种,就连儿童哲学在全球化推广的过程中也已逐渐形成多种模式,因此我们目前所讲的P4C早已不再是过去俗称的“面向儿童的哲学”(即Philosophy for Children),而泛指四种模式的统称,即PFC(即前述面向儿童的哲学)、PWC(即Philosophy with Children,与儿童一起做哲学)、POC(即Philosophy of Children,儿童的哲学)以及PBC(即Philosophy by Children,儿童创造的哲学)。由此可

见,基于标准的竞争机制的引入,会导致儿童哲学实践样态的“同质化”,损害哲学本身的多元性、开放性与不确定性,阻碍实践参与者与指导者的创新性行为,^[47]造成儿童哲学的封闭,进而对儿童哲学在各区域的本土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 竞争与对抗性言行

竞争的特性之一就是对抗性,这种对抗性必然体现在参与竞争各方的言语与行为上,且为了争夺最后的胜利或其他外在的利益,对抗的程度有的时候可以达到非常激烈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程度。儿童哲学主张让儿童围绕自己和他人的观点进行论辩,这是推进概念理解和发展思维能力所不可缺少的步骤。因此在现有的思维工具箱中,清楚阐明看法、表达同意不同意、提出正例进行论证和提出反例进行反驳等,都是极为关键的部分。尽管在论辩的过程中,儿童会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带有“对抗”色彩的语言,比如“我反对/反驳”、“我不赞成”、“我认为……的理由不充足”、“我举一个反例”、“……的观点是不对的”等等,但是倘若引入竞争的机制,儿童就会从赢得比赛的动机出发,频繁地使用甚至滥用这些语言表达形式,乃至产生一些对抗性的行为,比如互相抢话筒或“发言球”、刻意打断对方的发言,以及进行人身攻击等等。所以有学者指出,不宜将哲学教室中的论辩本身视为一种“对抗”,而应视其为一种“艺术”,论辩本身应该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一个有审美愉悦之价值的作品,其功能不在于指出其他参与者的错误,而在于对已经存在的思考和观念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发现共同探究之美,所以应当鼓励儿童在哲学教室中使用一些友好的、肯定性的语言,如“***讲得很好,我支持他/她的观点”、“我赞同***的观点,同时我还要补充……”、“***的看法让我想起了……”等等,^[48]以及具有情感和智力支持作用的友好行为,如“爱的拥抱”、为其他儿童点赞、点头等等。

5. 竞争背后的性别歧视与压迫

传统哲学总是将论辩视为哲学推理的核心方法,并将论辩与竞争联系起来,哲学因此变成了一个“厮杀的战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曾这样指出,全部哲学史就是一个战场,其上堆满了“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

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通过竞争战胜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49]这种对抗范式(adversary method)在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女性主义哲学家看来,这恰恰体现出男性霸权的倾向,因为竞争、好斗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是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典型特征,及至最近的欧美哲学依然在不断强化着这种男子气概与哲学推理过程中的竞争之间的联系,甚至将其标准化为本学科的基本方法。这种联系显然忽略了女性的感受与视角,对女性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会造成事实上的歧视与压迫,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哲学论辩的过程中表现出竞争性的一面,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有资格做哲学,^[50]但女性气概的特点是强调合作、关怀、同理心、对不同观点的开放态度、保持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而非竞争、对抗、诉诸暴力、利己主义。事实上,在儿童哲学所建构的理念世界中,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关怀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李普曼等人所开发的儿童哲学教科书(尤其是在《聪聪的发现》和《李莎》两本书中)就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浓厚的关怀色彩,如在儿童方面,要求他们尊重他人的观点、关心他人的价值、欣赏彼此的独特性、关心探究的结果并因此以严肃的态度投入到思考过程之中、欣赏探究的方法等等;他们也要求教师主动关心儿童,选择与儿童生活相关并能对他们有意义的话题、关照和调动儿童的兴趣、促进探究团体的全员参与等。^[51]因此,竞争机制的引入实则不利于儿童关怀质量的形成与发展,不利于不同性别、不同思维风格之儿童的平等参与及其贡献的发挥。

(二) 儿童哲学与竞争的可兼容论

1. 竞争与合作在本质上并存

学者过去习惯性地将竞争与合作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似乎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因此既然儿童哲学是合作的事业,那么竞争在其中就必然毫无立足之地。然而这种二分的范式在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中却受到普遍的质疑,学者们开始探讨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如邦塔(Bruce D. Bonta)就指出竞争与合作相互排斥的二元论可能是由于实验测量的局限所导致的,而事实上人们总是同时表现出竞争与合作。^[52]迪儿登^[53]和阮氏(C.Thi Nguyen)^[54]则都认为脱离合作的竞争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竞争,都必然需要所有参与者以合作的方式,遵

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评分标准与伦理守则,如果缺乏这种合作,竞争从根本上就无法发生,因此合作天然地蕴含在竞争之中。^[55]强制将人类个体区分为合作者与竞争者,必定会阻碍研究者调查同一个体在合作与竞争这两种心理倾向上的复杂情况,因此后来谢晓非等学者乃根据竞争与合作人格的测量结果,将人类个体区分为四类竞合组合,分别是高竞合者、低竞合者、高合作者、高竞争者,在每一类群体中,都包含竞争与合作的不同倾向,各群体之间只有竞合的高低比例之分。^[56]在研究者们看来,此处所谓高竞合者便是最理想的人格类型,因为他们在竞争与合作的得分上均较高,不仅有着良性的竞争态度和较强的自我生长需求,且保持与他人密切的合作关系,既聚焦于学习任务完成的效率与效果,也注重学习任务本身所带来的过程性乐趣,因而具有最强的行为弹性与社会适应能力。^[57]儿童哲学虽然总体上是合作的事业,但竞争机制的引入并不会对合作产生根本上的破坏作用,因为竞争在本质上也是具有合作性的,特别是在那些强调团体竞争的活动中(如乔治开发的“玩智”桌面哲学游戏、澳大利亚的哲学松竞赛以及美国高中的伦理竞赛等),更需要团体内部的高度合作。另外,前文实验已经指出,个体在有旁观者(即便这个旁观者没有从事任何相关的学习任务)的情况下会自发产生竞争意识,而儿童哲学主张开展共同体式的探究,即所有儿童都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哲学思考,因此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儿童产生较为强烈的竞争意识与行为,丹弗(Danielle Diver)就指出竞争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尽管儿童哲学不一定会使用正式的竞争模式,但非正式竞争在哲学实践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儿童总是会有意无意地与同伴进行竞争,表现得更加机智或试图对讨论作出更多的贡献等。^[58]这也可以从部分说明为什么当前国内的儿童哲学教师会如此偏爱于使用竞争性的辩论来作为一项重要的哲思活动,尽管儿童哲学的创始人多次强调对话不同于辩论,但至少在这些教育者看来,儿童在辩论中的表现与在经典哲学课堂中的表现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

2. 哲学的进步需要以竞争为径

哲学天然地带有竞争的色彩,尽管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不主张与那些卖弄雄辩术的智者为伍,但是

他们本身也毫无疑问都是能言善辩之人,而在论辩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伴随竞争性的行为,如千方百计寻找理论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寻找他人观点的漏洞并用论据来加以反驳等。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就指出在哲学活动中,我们总是会瞄准探究的目标,开展对他人观点的“攻击”甚至“打败”对方,^[59]虽然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输赢”,因为某些论证会因其内部“致命的缺陷”而受到质疑,并被消融到相反的观点之中,^[60]但也由此在无形中推动了哲学自身的前进。在哲学的世界中,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对抗”或批判从古至今都是普遍存在且永无止境的,^[61]且“论辩即战争”的隐喻深深地内嵌于哲学自身的文化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一直就是以战斗的、竞争的方式来理解、谈论、表现和结构化论辩本身的。^[62]由于论辩具有鉴别和检视背景假设的力量,致力于澄清概念的本质,消除那些经不起推敲的主张,改善我们的思想与理论,尤能协助人类追求真理,^[63]所以它早已成为哲学内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儿童哲学是以真理的寻求为其根本目的,但真理的发现或趋近并不是单靠学生们天马行空地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相互赞赏鼓励和肯定就可以实现的,而更多地仰赖于具有鲜明竞争性的论辩,通过相互提出反对的声音,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不断排除不符合逻辑的假设和观点(批判),最终才能逐步树立起一些具有更多支持性条件的论点(创造)。儿童哲学课堂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学生们所发表的独特观点,更在于他们积极运用推理的力量和思维的工具进行相互论辩,由此方能实现理解意义上的进步。

3. 竞争促进儿童多元思考能力的发展

在儿童哲学活动中是否引入竞争,还取决于竞争是否有助于儿童哲学传统目标的实现,尤其是4C目标的实现。如果是那些靠掷骰子拼运气或有损儿童社会关系的竞赛,则并不适宜引入到儿童哲学活动之中,因为其结果对儿童发展而言并无积极意义,但那些能够对儿童思维发展有所助益的竞赛,儿童哲学则完全可以采取包容的态度。如始于澳大利亚的哲学马拉松(Philosothon)活动虽然是一个正式的哲学竞赛活动,但是它整体的流程与设计都是建立在哲学探究共同体模式基础上的,并且对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协作性思维三大方面

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被广泛地应用于环太平洋许多国家的儿童哲学活动之中。丹弗(Danielle Diver)就明确指出,在哲学马拉松活动中,学生使用哲学探究共同体的讨论模式参与到哲学对话过程之中,彼此竞争以便成为最具有批判、创造与协作思维能力之人,他们像一般哲学教室里的形态一样,围坐成一圈,根据组织者事先准备好的刺激物(通常是蕴含鲜明哲学主题的故事材料)来进行讨论,重在展示其对话的技巧。^[64]哲学马拉松中的竞争表现在所有成员必须依据评分标准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分数记录(如表所示),而裁判也必须依据这样的标准,对学生执行哲学探究共同体方法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每个参赛队伍的实际表现来评选出最终的获胜者。毫无疑问,学生通过哲学马拉松这样的竞赛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锤炼和发展多种思维能力,并有助于掌握和熟练运用哲学探究共同体的方法。

哲学马拉松竞赛活动的评分标准^[65]

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	协作性思维
• 领会哲学问题 • 组织论证 • 评价他人的论证 • 在自己和他人的论证中,区分信念与理由 • 挑战他人论证中的理由与例子 • 识别他人论证中的假设	• 提出原创性观点 • 做出观点之间有意义的连接 • 提供例子、类比或思想实验 • 以新的方式借用他人已有的观点	• 对哲学讨论做出合理的贡献 • 激励同伴 • 显示出理智上的谦卑 • 支持或发展他人的理由、观点 • 表现出理智上的勇气 • 提出有启发意义的问题

4. 竞争可以是儿童友好的

教育者反对将竞争引入到儿童哲学活动之中,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竞争总给人以某种消极的印象,似乎任何形式的竞争都只会对人类个体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如在中国道家的思想中,竞争就常被视为人心败坏、天下大乱的根源,只有养成“不争”的意识与品格才能治愈人心和天下。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曾多次提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德经·第八十一章》),成圣之道就在于不持有任何竞争的意识与行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道经·第二十二章》),因为只有去竞争化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道经·第八章》),最高的善就是如水一般滋润万物、顺应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但是竞争未必全然只有消极的一面,它不仅如前述对儿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其本身在设计上也可以是儿童友好的、充满童真童趣的。内尔·诺丁斯就指出,尽管儿童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合作比竞争更加重

要,但是没必要谴责一切形式的竞争,因为竞争完全可以妙趣横生的,^[66]她甚至提出了竞争是否健康的三个标准问题:一是有竞争的存在是否会令儿童对学习的兴趣减少乃至消失;二是儿童是否会为“对手”的成功而感到高兴;三是竞争是否能提高儿童在学习上的成就,只要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上都持有积极的答案,那么竞争就可以说是有益的。^[67]这三点或许可以总结为儿童友好竞争的三个标准,即趣味性、非对抗性和生产性,此外还可以加入非奖励性(不设置奖励,或最多设置一些内在的、符号化的、不是真正吸引人的奖励)、机会均等性(共同体内每个儿童或小组都有同样的机会去赢得比赛)等标准。

目前国外已有的一些哲学竞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以上儿童友好的指标。如哲学马拉松虽然表现为正式竞争的样态,但是在官方网站上可以发现其并不特别渲染和强化竞争本身,它指出哲学马拉松的重点并不在于鼓励儿童去拿“高分”,而在于推动每个探究小组理解刺激物中所蕴含的哲学大概念,并在对话的过程中围绕不同立场与论点进行批判性的省思。那些参与过哲学马拉松的儿童及导师,普遍反馈该活动一点也没有让人感觉到的是在竞争,学生总是忘记自己在被裁判打分,每个人到最后都可以说是赢家,而是否能拿到奖牌则只不过是锦上添花之事。^[68]美国高中的“伦理碗”(Ethical Bowls)竞赛活动也是如此,在其官方指导手册中,明确提到“伦理碗”并不是那种“演讲+辩论”的活动,它并不要求各竞赛小组相互挑刺,并通过打击对手来“赢得”比赛,它的本质是一场合作性讨论,参赛队伍会就道德两难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为特定立场寻找支持性证据,同时也积极考虑和吸收其他立场;他们需要合作解决共同的问题,彼此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而不是“零和关系”的对手;“伦理碗”的核心目的在于展示每个小组在对重要伦理情境进行思考时的深度与广度。威尔逊甚至认为即便是那些会产生明显输者和赢家的竞争,对儿童也不一定是无益的,相反,儿童可以从中学会欣赏和享受某些有挫败感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不仅是人生之路上必然要经历的,而且被技高一筹的人打败本身也可以是令人愉悦的。^[69]

四、重构儿童哲学的实践:竞合理论的启示

儿童哲学与竞争之间的关系虽然存在以上两派

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基于竞争性的哲学活动已经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广泛应用,且竞争是儿童的天性之一,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如何千方百计避免引入竞争,而是思考如何将竞争与合作以某种有机的合理的方式统整起来,以便能更有效地发挥竞争与合作的双重优势,有力地推动儿童哲学目标的达成与理念的落地。就此而言,目前在学术界受到普遍关注的竞合理论,或许可以为推动儿童哲学实践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以下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出发来简要探讨竞合理论对儿童哲学的可能启示。

(一)设立共享共同共赢的目标体系

在竞合理论看来,比较理想的竞合型团体应当是一种紧密型的竞争群体,其参与者具有相似的趋势,有着共同的竞争目标,且该目标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向或利益,故能彼此步调一致,向心力和团体内的稳定性都能维持高位,遇到问题也能主动解决。^[70]这种竞合的目标对于各方来说就是一种远景或愿景,它发挥着指引图的作用,可以激励各方积极寻求相互合作,其成效往往比单纯的竞争及合作更大;而只有当团体内部的个体之间能够真正共享目标,并且对目标有着清晰表达的相同观点时,才可以建立起这种成功的竞合关系。^[71]对儿童哲学来说,建立共同共享共赢的目标至关重要,其一是所有参与者都以实现共同的目标为指向,彼此才会团结一致、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但这里的目标应主要指向哲学大概念的理解或真理的趋近,而不是去争取外在的物质性奖励、地位的提升、荣誉的获得或赢取更高的分数;应清晰地指向探究的过程、学习任务本身而非竞争的结果,以确保儿童参与哲学探究活动的内在驱动性。^[72]研究表明,竞争参与者的关注焦点是可以被有意引导和训练的,杰拉德(Gerrard)、潘蒂尔(Potear)和爱朗史密斯(Ironsmith)就在竞争开始之前对实验组的参与者以欣赏影片的方式进行内在动机训练,而控制组则无此训练,结果发现在创造力的表现上,实验组在有奖赏的竞争活动中表现更佳,而在技术能力表现方面,无论是否有最终奖赏,实验组都有更佳表现。^[73]由此可见,教师在儿童哲学目标设定过程中,应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向学生表明竞合目标的内在性,不断强化和提升学生们的内在动机。其二是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不同儿童或

小组之间的相互合作、情感支持,也需要各方开展竞争性的辩论活动,主动寻找彼此论证过程中的疏漏,及时进行假设验证和补充修正,以逐步建立起更加合理的认识。其三是目标的实现对于共同体内的所有儿童都应是有意义的,而不只是对少数“赢者”有利,教师应在探究的整个过程中继续淡化对输赢的强调,邀请学生积极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悟与心得体会,更突出他们的相互学习与自我改进,如果有必要,在最后顶多设置一些符号化的、象征意义上的奖励,而不是那些特别有价值、对儿童有吸引力的奖励,以避免儿童将此作为竞争的目标。^[74]

(二)营造支持自主和反馈信息丰裕有效的竞合环境

不同的竞争环境会对个体的参与动机及其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这里的环境一般包含控制与讯息两个层面,前者是指环境提供某些条件以调控竞争参与者的行为,而后者是指提供某些关于参与者能力与表现的反馈。如果在控制层面教育者过度强调输赢的成分(比如在辩论赛中就总是有正方胜或反方胜的结局),并且以此调控儿童的探究行为,就会使儿童的自主学习空间缩小,且容易将焦点转移到竞争结果上,反而忽略了哲学探究的任务本身。而理想的竞合环境应是充分支持儿童自主的环境,如提供辅助性的资源和材料(如在我们的思考拉哲学教室中,教师会事先准备好各种与主题相关的不同类型的材料及辅助工具,任何一组参赛的儿童都能在探究过程中自由取用),减少评审专家的出场,甚至避免让他们与儿童直接相见,以使儿童感知不到有评分者的存在等,由此方能更强烈地激发起儿童的内在动机。此外,理想的竞合环境还能在讯息层面充分满足儿童能力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教师须在竞合过程中为儿童提供关于思维能力应用和其他探究表现的充足讯息,里夫(Johnmarshall Reeve)就曾指出,如果缺乏充足的反馈信息,那么即便竞争参与者最终赢得了比赛,也无法有效地增强他们的内在动机。^[75]另一方面教师又应为儿童提供有效的反馈讯息,这里的有效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是情境,即指出特定情境,让儿童能获得和厘清探究行为发生时的特殊情境;其二是行为,即要用动词来客观描述儿童的探究行为,使儿童能清晰地理解行为背后的意义;其三是影响,即明确指出某个探究行为所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教师在设计儿童哲学的竞合环境时,不仅应创造条件鼓励儿童进行自由发挥和表达(如在实际活动中,我们经常会创设“思想涂鸦”的时刻,邀请儿童进行“天马行空”式的自由畅想),同时也应通过评分者的质性评论、儿童自身的感悟分享及自我评价(如应用“拇指法”等)、阶段性的有效反馈等多种方式,使儿童明晰自己的整体表现情况与具体收获,为进一步修正观点和改进表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组建相互关心与理解的亲密竞合伙伴关系

竞争的引入多少都会对儿童的身心发展产生一些可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儿童遭遇竞争挫折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沮丧、自卑、失望等情绪之中,因此理想竞合关系的塑造应显著增强伙伴之间亲密关系,在相互关心的基础上强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与扶持。尼尔·瑞克曼早就指出,成功的伙伴关系必须超越单纯的竞争,进入到一种富有戏剧性的亲密境界之中,在这种境界中,每个个体不再是他者之外、团体之外的第三人,而是内部关系人、志同道合者,只有亲密才能使伙伴关系所能做出的高度贡献成为可能;他认为要形成亲密的伙伴关系,就必须要在各成员之间实现信息的充分共享,建立深层次的信赖感,并专注于长期的共同的竞争利益。^[76]无独有偶,赛尼斯(Fred Selnes)和塞力斯(James Sallis)则提出

“关系学习”(relationship learning)概念,同样强调建立在信息共享、共同理解与关心、关系记忆蓄积等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且深信只有这种伙伴关系才最有利于竞争各方的发展。^[77]关系学习理论与竞合理论是彼此相通的,两者都认为学习是关系本身的特征,是良好伙伴关系下的产物,唯有维持这种合作竞争关系,才有可能产生持续且正向的学习活动;信息共享是哲学探究的起点,它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促进儿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升关系的管理与运作效率,另一方面儿童以完全开放的态度,分享彼此的内在想法,因而可以增进彼此亲密与了解的程度,此外还可以通过互补性思想资源的交流与合作,在哲学教室内形成和发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探究文化;在竞合关系中的探究式学习必须要借助伙伴之间频繁的互动和对话才能实现,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向伙伴学习”(learning from a partner)以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更是为了了解伙伴本身(learning about a partner);竞合关系的建立还须以相互关心与共同理解为基础,如此才能提升团体内部的凝聚力,增强彼此之间的信赖与情感依靠,提高共同执行复杂探究任务的效率与效果等。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理论与调研专项课题”(22ZJQN33YB)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陈霞)

参考文献

- [1]Adam Brandenburger and Barry Nalebuff. Co-opetition[M]. Harper Collins Business, 1996:21
- [2]Gary Hamel, Yves Doz and C.K. Prahalad. Collaborate with your competitors and wi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9, 65(1): 134.
- [3]Giovanni B. Dagnino & Giovanna Padula. Coopetition Strategy: A new Kind of Interfirm Dynamics for Value Creation. In Giovanni B. Dagnino & Elena Rocco (eds.). Coopetition Strategy: Theory, experiments and cases[C]. Routledge, 2009: 45-63
- [4]Maria Bengtsson & Sören Kock. Coopetition in Business Networks to Cooperate and Compete Simultaneously[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0, 29: 416
- [5]Paavo Ritala and Annika Tidstrom. Untangling the Value-creation and Value Appropriation Elements of Coopetition Strategy: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n the Firm and Relational Level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30(4): 499.
- [6]Neil Rackham. Getting Partnering Right: How Market Leaders Are Creating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M]. McGraw-Hill, 1995.
- [7]孙科炎,赵国梁. 竞争心理学[M]. 北京市: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2: 3.
- [8][美]J.L. Freedman, D.O. Sears, J.M. Carlsmith. 社会心理学[M]. 丁祖荫,强赣生,译,五洲出版社, 1988:413.
- [9][10][清]郭庆藩撰. 庄子集释(全四册)[M]. 中华书局, 1985:85,85.
- [11][27]Bertrand Russell.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M]. Routledge, 1932:113,114.
- [12][英]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 陈岱孙,主编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890.
- [13]熊励,陈子辰,梅益. 协同商务理论与模式[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115.
- [14][47][48]Yvette Drissen. Competition and its Tendency to Corrupt Philosophy[J]. Journal of Philosophy in Schools 9(1), 2022: 8-9,21,15.
- [15]R. F. Dearden. Competition in education[J].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72, 6(1): 120.
- [16][17][美]加里·海尔(Gary Heil)等. 以人为本:管理大师麦格雷戈论企业中的人性[M]. 王继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82,8

- [18][美]理查德·L·达夫特.组织理论与设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77.
- [19][美]克特·W·巴克.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141-142.
- [20][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1版)[M].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484-485.
- [21]Lesile K. John, George Loewenstein and Scott I. Rick. Cheating More for Less: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s Motivate the Poorly Compensated to Cheat[J]. Organ Behav Hum Decis Process, 2014, 123(2):101-102.
- [22]Scott Rick, George Loewenstein, John R. Monterosso, Daniel D. Langleben, Nina Mazar, On Amir and Dan Ariely. Commentaries and Rejoinder to “the Dishonesty of Honest People”[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08,45(6):647.
- [23]Lynne C. Vincent and Maryam Kouchaki. Creative, Rare, Entitled, and Dishonest: How Commonality of Creativity in One’s Group Decreases an Individual’s Entitlement and Dishones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59(4): 1470.
- [24]Amos Schurr & Ilana Ritov.Winning A Competition Predicts Dishonest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6, 113(7): 1757
- [25]Schurr, A., & Ritov, I..Winning A Competition Predicts Dishonest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6, 113 (7): 1754-1759
- [26][33]陈会昌.竞争:社会-心理-文化透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8-169,77-78.
- [28]杨永清,沈荣华,陈保华.人才竞争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
- [29]冯海英,敬仕勇.教育竞争何以可能——一种教育制度哲学的书写[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31(10):33-34.
- [30]时蓉华.社会心理学[M].台北:东华,1996:505
- [31]Brown S P, Cron W.L., Slocum J.W.. Effects of trait competitiveness and perceived intraorganizational competition on salesperson goal setting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8(4):96.
- [32]王俊刚.为教育竞争辩护——从社会学角度关照教育竞争[J].忻州师范学院报,2005, 21(6):89
- [34]卢俊宏.运动心理学[M].台北:师大书苑,1994:429-433.
- [35]Damian Cox.Competition, Contes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galitarian University Education[J]. Journal of Philosophy in Schools, 2019,6(1):12
- [36][69]John Wilson.Competition[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1989,18(1):28,29.
- [37]Ann M.Sharp and Lauance J. Splitter.Teaching for Better Thinking: The Classroom Community of Inquiry[M]. Melbourn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1995.
- [38]Natalie M.Fletcher .Underestimated no More: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creation. In Claire Katz (ed.). Growing up With Philosophy Camp[C].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2020:65.
- [39]Matthew Lipman. Thinking in Education (2nd edi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94.
- [40][41]Marie-France Daniel.Epistem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Presuppositions of P4C: From Critical Dialogue to Dialogical Critical Thinking[J].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2007, 22(2-3):139,135.
- [42]Maughn Gregory. Practicing democracy: Social Intelligence and Philosophical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2004, 18:171.
- [43]Clinton Golding. “That’s a better idea!” Philosophical Progress and Philosophy for Children[J]. Childhood & Philosophy, 2009, 5(10):226.
- [44] Susan Gardner. Inquiry is No Mere Conversation[J]. The Journal of Analytic Teaching and Philosophical Praxis, 1996, 16(2): 102-103.
- [45][51]Matthew Lipman, Ann M. Sharp and Frederick S. Oscanyan. Philosophy in the Classroom(2nd editio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8, 199-200
- [46][53][55]R.F. Dearden. Competition in education[J].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72,6(1) : 123,121-122, 121-122.
- [49][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1-22
- [50]Janice Moulton.A Paradigm of Philosophy: The Adversary Method. In Sandra Harding & Merrill B.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pringer[M],1983: 149-164.
- [52]Bruce D. Bonta.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Peaceful Societi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7(121): 313.
- [54]C.Thi Nguyen. Competition as Cooperation[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17, 44(1):123
- [56]谢晓非,余媛媛,陈曦等.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测量[J].心理学报,2006(7):121.
- [57]Harold H. Kelly & Anthony J. Stahelski .Social Interaction Basis of Cooperators’ and Competitors’ Beliefs About Other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0(1): 86-90.
- [58][64]Danielle Diver. Philsothons: Rewarding Collaborative Thinking[J]. Journal of Philosophy in Schools, 2022, 9(1) : 34,35.
- [59]Sally Haslanger.Changing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Philosophy: Not by reason (alone)[J]. Hypati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2008, 23(2): 213.
- [60]Phyllis Rooney. Philosophy, Adversarial Argumentation and Embattled Reason[J].Informal Logic, 2010,30(3): 222

- [61]Marilyn Friedman.Women in Philosophy: Why Should We Care? In K Hutchison & F Jenkins (eds) .Women in philosophy: What needs to Change?[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8.
- [62]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3:6.
- [63]Timothy Williamson.Philosophical Metho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65]高振宇.澳大利亚的“哲学在学校”[J].上海教育,2019(7): 57.
- [66][美]内尔·诺丁斯.培养有道德的人:从品格教育到关怀伦理[M].汪菊,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22.
- [67][美]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33.
- [68]Christina Easton .Winning in Philosophy: Female Under-represent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Inclusive High School Philosophy Competitions[J]. Journal of Philosophy in Schools ,2022,9(1) :57.
- [70]李明月.当代竞争心理学[M].沈阳出版社,1989:55-57.
- [71][76][美]尼尔·瑞克曼.合作竞争大未来[M].苏怡仲,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24-25,20-23
- [72][74] Iván Cantador, José M. Conde.Effects of Competition in Education: A case Study in An e-learning Environment[J].In Proceedings of the IAD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Learning 2010, Part of the IADIS Multi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010 (1): 12,12.
- [73]Lara E. Gerrard, G. Michael Poteat & Marsha Ironsmith. Promoting Children's Creativity: Effects of Competition, Self-esteem and Immunization[J].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996, 9(4), 339-346.
- [75]Johnmarshall Reeve. 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and Emotion (7th edition)[M]. Hoboken, NJ: Jone Wiley & Sons,2018:111.
- [77] Fred Selnes & James Sallis. Promoting Relationship Learning[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3,67(3): 80-81.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opetition: Necessities and Possibilities

GAO Zhenyu

(Jing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Competition is a human nature, which has been prevalent in the period of childhood. Competition mus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tual exclusion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standards or rules as basis, attractive goals, etc. It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has aroused great concern of scholars in global level, and gradually formed into two different arguments or views. The "irreconcilable argument" holds that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is a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cause, with the pursuit of truth as the goal, and that competition tends to lead to the homogenization of ideas, confrontational words and deeds, and hidden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so it opposes to introducing competition into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atibility argument" believes tha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an coexist in essence, and the progress of philosophy needs to take competition as the path; competi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ultiple thinking skills, and it can also be child-friendly. This paper advocates reconstructing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coopetition, and suggests that educators should establish a goal system of sharing and win-win results, create an effective coopetition environment that supports autonomy and provides abundant feedback information, and establish close coopetition partnerships with mutual relations and understanding.

Keywords: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competition, collaboration, coopetition, partnership